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苏〕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B162

辽宁人民出版社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苏〕 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施 钟 译

范 岩 校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沈阳

Борис Васильев

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

译自《Юность》，1969年第8期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苏〕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施钟译 范岩校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字数：100,000 开本：787×1092 $\frac{1}{2}$ 印张：5

1978年1月第1版 1978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0·226 定价：0.31 元

（内部发行）

“瓦斯科夫精神”是何等货色

——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北京卫戍区某部一中队 徐宝玉 毕根敬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的总结报告中，谈到文艺时，特别夸奖了所谓“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说它们“既再现了过去，又培育着苏维埃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而瓦西里耶夫这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篇名，居然有幸被这位总书记引用了一下：“年轻一代通过艺术作品的奇巧感染力仿佛也参加了他们父辈或十分年轻的姑娘的功勋，对他们来说，静悄悄的黎明成了为祖国壮烈牺牲的时刻。”可见，这篇小说被编成剧本，拍成电影，赏以奖金，不是没有原因的。

那么，这篇小说得到苏修统治集团称赞的奥妙何在呢？据作者宣称：因为这部小说反映了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英勇不屈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而今天“人们仍然需要这种精神”。作者这一表白，使我们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得不产生一大疑问：为什么早已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已全盘否定了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在斯大林领导下创立的丰功伟绩的苏修统治集团，现在却又装模作样谈起卫国战争的英雄精神来了呢？今天，我们要撕开画皮，

看看苏修所“需要”的、这部小说鼓吹的“精神”究竟是何等货色！

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写的是这么一个故事：一九四二年卫国战争中，准尉瓦斯科夫带领五个女兵，阻击企图炸毁基洛夫铁路的德寇。由于寡不敌众，五个女兵全部在“静悄悄的黎明”死去。瓦斯科夫在左手受伤的情况下，拿着一枚没有起爆管的手榴弹和仅剩一发子弹的手枪，一刀刺死了敌哨兵，一枪击毙了企图反抗的敌人，然后大喝一声“举起手来”，几个德寇就给吓懵了，全都当了俘虏，瓦斯科夫就这样保住了基洛夫铁路，保住了俄罗斯边界。读到这个“动人”的情节，使人不由得对瓦斯科夫肃然起敬，这真可谓“英勇不屈”、“坚韧不拔”矣。

然而，纸糊的墙是经不起推敲的。人们要问，如此赫赫英雄，他的“勇敢”精神究竟来自何处？在小说中，瓦西里耶夫有一段解释性的描写：

“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整个一生都在执行命令。他不折不扣，雷厉风行，心情舒畅地执行命令，因为他只有在非常准确地实现别人的意志时，才体会到自己生存的全部意义。也正是作为一个执行者，他才受到上级重视，除此而外，对他别无要求。他就象一架精心安装的庞大机器上的一个传动齿轮：自己转动着，又带动其他齿轮旋转，并不去考虑这机器是怎么开始转的，朝着什么方向转动，后果又将如何。”

在这里，作者毫不掩饰地告诉人们：瓦斯科夫之所以能够建立只身俘虏数倍于他的敌人的“功勋”，主要是因为

他具有一种既不问“方向”，又不顾行动“后果”，只知道“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的“精神”。这难道是在卫国战争中立下不朽功勋的苏联红军的英雄形象吗？

众所周知，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卫国战争中，苏联红军继承和发扬了十月革命的光荣传统。他们深深懂得，卫国战争是正义的革命的战争。打败德国法西斯，保卫苏维埃祖国是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列宁斯大林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红色政权，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进。因此，他们都自觉遵守革命纪律，战斗中始终保持着压倒一切敌人的高昂士气，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涌现出了千千万万个卓娅、舒拉式的英雄人物和《青年近卫军》式的英雄集体，他们“做出了有关全人类命运的英雄事业”。他们的英勇不屈、坚韧不拔的精神来源于列宁斯大林制定的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源于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崇高的目的，他们的英雄形象闪烁着马列主义的光辉，充满着崇高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永远缅怀、颂扬在列宁斯大林旗帜下的苏联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人民，愿他们流芳千载！

瞻仰一下苏联红军高大的英雄形象，再瞥一下那个连卫国战争的目的、“方向”、“后果”都不知的瓦斯科夫，他究竟是个什么家伙呢？尽管作家为他涂脂抹粉，安上一个卫国战争“英雄”的头衔，人们仍然不难发现，瓦斯科夫根本不是什么苏联卫国战争的“英雄”，而是十足的冒牌货，是按照新沙皇今天所需要的型号铸造的、“安装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庞大”的战争“机器”上的“传动齿轮”。说明

白一点，也就是苏修统治集团对苏联人民强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的传道士，是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实现老沙皇的“俄罗斯大帝国”的迷梦而制造的一个理想工具，和当年希特勒的法西斯“国防军士兵”完全是一路货色！

在小说中，作家还写了五个女兵的所谓“大无畏精神”。作家塑造这五个女兵的形象无非是要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她们既受瓦斯科夫精神的“传动”，又“传动”现在的苏联青年，使苏联青年成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驯服工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小说中的五个女兵完全被写成战斗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牺牲没有明确的目的，浑浑噩噩，服服帖帖，贪生怕死，丑态百出。苏修为了卑鄙的政治目的，对卫国战争英雄们如此肆意抹黑，真是令人发指！然而，这只能赤裸裸地暴露他们无耻的叛徒面目，丝毫无损于当年英雄的苏联红军的光辉。作家捏造的五个女兵的形象只能是按照法西斯式的“瓦斯科夫精神”培养的苏修军队的现状。

瓦西里耶夫为什么要塑造瓦斯科夫以及五个女兵的形象，苏修为什么今天迫切“需要”“瓦斯科夫精神”呢？

毛主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苏修的文学作品是苏修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为其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今天的苏联，自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相继上台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完全被抛弃，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他们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路线，对内实行残酷的镇压，对外实行疯狂的侵略扩张，和美帝争霸世界。他们这种可耻的行径，在国际上，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

坚决反对；在国内，引起了苏联革命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日暮途穷，人心不顺，广大青少年越来越认清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不愿为苏修侵略扩张充当炮灰，公开逃避兵役的人数与日俱增。为了摆脱穷途末路的困境，苏修统治集团一面竭力掩盖其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反动性，硬把军国主义说成是“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一面大肆宣扬那种不问路线、方向，一心只为主子尽忠效劳的法西斯武士精神，对苏联人民实行反动的思想统治。《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正是他们配合军国主义教育，用以对青年进行欺骗宣传的代表作。“瓦斯科夫精神”名为“英勇”精神，实为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精神。作家极力塑造瓦斯科夫这样一个“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的驯服工具，喋喋不休地鼓吹“瓦斯科夫精神”，不是为了别的，就是妄图向青年灌输法西斯武士精神，以便把他们拴在勃列日涅夫的战争机器上，使今天苏军的官兵和广大青少年向瓦斯科夫看齐，去充当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炮灰，只要一声令下，就去为他们对外侵略扩张卖命。这就是苏修今天“需要”“瓦斯科夫精神”以及这篇小说备受宠爱的奥妙所在。

苏修统治集团为了把苏联青年诱骗上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轨道，不但挂羊头卖狗肉，用偷梁换柱的手法篡改历史，而且还把他们干的那些侵略、干涉、颠覆别国的罪恶勾当，都统统涂上一层“爱国主义”的油彩，贴上“国际主义”的标签。他们就象碰壁的苍蝇成天价向青年们哼哼：“要忠心耿耿地保卫祖国”，要使“任何人都都不敢侵犯社会主义盟国人民的和平生活”，等等，等等，真是说的比唱的还好

听！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叫喊“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保卫祖国”，难道是要抵御外来侵略，捍卫民族利益，保卫“世界和平”吗？不！绝对不是！伟大导师列宁早就指出，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主张的并不是反对异族压迫这个意义上的‘保卫祖国’，而是这些或那些‘大’国掠夺殖民地和压迫异族的‘权利’”。今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保卫祖国”的旗号下所从事的正是这一类行径。

近几年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贯打着“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招牌，到处伸手，到处扩张。正是在这种招牌的掩护下，他们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侵犯我国神圣领土珍宝岛，肢解巴基斯坦，纵容印度吞并锡金，又操纵古巴，直接出兵安哥拉。不仅如此，他们还狂妄叫嚣苏联舰队要“航行在我国安全利益需要去的一切地方”。真是野心勃勃，狂妄之极！难道苏联的舰队到处游弋，横冲直撞，肆无忌惮地侵犯别国的主权，是“保卫祖国”吗？难道世界海洋的每个角落里都与苏联的利益有关吗？绝对不是！到处侵略扩张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却公然大喊大叫“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这简直是和强盗挂佛珠，婊子立牌坊一样令人作呕！

剥掉画皮，原形毕露。《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所以被苏修奉为至宝，就是因为它正中了新沙皇的下怀，适应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但是，一根稻草岂能救命，“借助文学的帮助”岂能收拾危机深重、千疮百孔的残局。广大觉醒了苏联人民是欺骗不了的。苏修统治集团的丑恶

表演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当前，国际形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苏美两霸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终究要被革命的风暴卷进历史的垃圾堆，鲜红的太阳，必将重新照亮伟大导师列宁的故乡！

第171号铁路会让站上只剩下十二户人家，一个消防棚，还有一座又矮又长的仓库，它还是本世纪初用圆石垒成的呢。水塔在最近一次轰炸中倒塌了，来往的火车不再在这儿停留。德寇已停止了空袭，但敌机每天都在会让站上空盘旋，为了预防万一，指挥部在这里保留了两架四管高射机枪。

这是一九四二年的五月。车站的西边，交战双方挖壕深达两米，最终展开了阵地战（每逢空气潮湿的夜晚，从那儿就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东边，德寇日以继夜地向着运河和摩尔曼斯克铁路扔炸弹；北边，双方为了争夺海上航路而进行着激战；南边，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仍在坚持着顽强的斗争。

此地原是个疗养胜地。士兵们由于寂静和无聊，变得象泡在澡堂子里一样浑身无力，而那十二户人家的少妇和小寡妇还真不少，她们都能挖空心思搞到私酒。这帮当兵的初到三天先吃饱睡足，摸清情况；到了第四天，就开始上人家里去讨命，于是，在会让站的上空，本地上等私酒那股浓郁的香气就再也吹不散了。

会让站的警备长，瓦斯科夫准尉，成天愁眉苦脸往上打报告。等到报告递到第十份，上级总是先给瓦斯科夫劈头盖脸一通臭骂，然后把半排因寻欢作乐已晕头转向的士兵撤换掉。这以后，警备长可以凑凑合合对付上个把星期，接着又重新开始了老一套，弄到后来，准尉只得相应地把以往的报告再重抄一遍，只要换换日期跟姓名就成了。

“你简直是胡闹！”少校接到一份又一份的报告，亲自赶了来，大发雷霆。“成天搞起什么报告来了！你不是警备长，倒成了要笔杆的了！……”

“请您派些不喝酒的来，”瓦斯科夫硬着头皮顶了一句。他见了哪个大嗓门儿的上级都有点害怕，可是依旧象个教堂工友似地嘟哝着：“派些不喝酒的，还有……还有请考虑到有关女性的问题。”

“是要派阔人来吗？”

“您看着办吧，”准尉小心翼翼地回答。

“好吧，瓦斯科夫！……”一向严厉的少校勃然大怒：“会给你派不喝酒的来，也会适当地考虑到女人的问题。不过，你可要小心，准尉，要是你连这批士兵也对付不了的话……”

“是，”警备长呆头呆脑地答应着。

少校带走了那些经不起考验的高射机枪手，临走的时候，再次答应瓦斯科夫，一定派些见了裙子和私酒扭头就走，比准尉自己还走得快的战士来。但是，看来要兑现这个诺言并不那么简单，眼睁睁三天过去了，还不见一个人影。

“问题复杂呀，”准尉对他的女房东玛丽娅·尼基福罗

芙娜讲。“两个班——这就差不离要有二十个不会喝酒的。就是把方面军抖落遍了，我也怀疑能不能找到……”

结果他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第二天一早，女房东就来告诉他，高射机枪手到了。她的声音有点异样，可是准尉刚睡醒，迷迷糊糊地没有发觉，只顾打听那件使他提心吊胆的事：

“有指挥员带着来吗？”

“不象是有，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

“谢天谢地！”准尉唯恐别人抢走他警备长的职权。

“争权夺利——这是再糟不过的事啦。”

“您先别忙着高兴吧，”女房东神秘地微微一笑。

“高兴，那要等打完仗，”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头头是道地说，戴上军帽走出门去。

这下他可有点发毛了：门外站着两列睡眼惺忪的姑娘。起初，准尉还以为是自己睡糊涂了，使劲眨巴眨巴眼睛，再定睛一看，这些士兵军装上的某些地方确实是高高地耸起着，而关于这些地方，操典上可没有明文记载，而且船形帽下还公然露出了不同颜色和不同样式的络络髻发。

领头的一个女兵，干巴巴地报告：“准尉同志，副排长基梁诺娃中士向您报告：独立高射机枪营五连三排一班二班来此换防，听候您的命令。”

“哦——哦，”警备长完全不符操典规定地说道。“如此说来，他们可找到不会喝酒的人啦……”

整整一天他都挥舞着斧头：得在消防棚里搭铺，女兵们不愿意到人家里去借宿。姑娘们遵照命令搬运着木板，嘴里

叽叽喳喳地象一群喜鹊。准尉紧锁眉头一声不吭：可别有损威信。

等一切安排就绪，他才宣布：“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离开驻地一步。”

“连采野果子也不准吗？”一个金发女兵活泼地问。瓦斯科夫早就注意她了。

“野果子还没长出来呢，”他说。

“那么该可以去采点野菠菜吧？”基梁诺娃好奇地问。

“我们没有热东西吃可不成，准尉同志——我们会瘦的。”

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疑惑地看了看那一件件绷得紧紧的军装，但还是同意了：

“不许过河，河湾里有深坑。”

会让站里的一切都变得象样了，可是警备长的心情并不因此而感到轻快。这伙女高射机枪手都是些好吵好闹的调皮鬼，弄得准尉在自己家里倒时时刻刻觉得是在作客，生怕说得不恰当，或是做得不得体，而往哪屋进不敲门现在就更别想了，假如他一时大意，立刻会冲来一声尖叫，吓得他赶紧缩回脚去。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顶顶害怕的是别人逗他，暗示他在勾搭女人，因此他走起路来两眼总是直盯地上，仿佛他遗失了装着这一个月津贴的钱包似的。

女房东注意到他对下级的态度，对他说：“您别这么老绷着个脸，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她们背后叫您老头子呢，对她们您还是该怎么的就怎么的才好。”

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今年春天才满三十二岁，他决不承认自己已经是老头子了。他想来想去，得出一条结论：这

只不过是女房东为巩固自己地位而要的手腕罢了，正是她在某一个春夜融化了警备长心头的冰块，而现在，自然要急于巩固一下自己的占领区嘛。

一到夜晚，女兵们就对准飞过的敌机，八管齐鸣，狂热地打上一通，白天则没完没了地又洗又涮，消防棚周围永远晾着她们各式各样的破玩意儿。准尉认为这种点缀摆得不是地方，便直截了当地通知基梁诺娃中士：

“这破坏伪装。”

“可有过指令，”她毫不迟疑地说。

“什么指令？”

“相应的指令呗。指令里写明允许服军役的女性在任何战场上晾晒内衣。”

警备长哑口无言：咄，别搭理这帮丫头！你只要一接近，她们就嘻嘻嘻的不知要到什么时候……

天气暖洋洋的，一丝风都没有，蚊子迅速滋生，多得成团，手里如不拿根树枝扑打，简直寸步难行。不过拿根树枝——这还不算什么，对于军人来说，这还是完全允许的，而过不几天，警备长每走到拐弯的地方，就得又咳嗽又清嗓子，真象是个老头子似的——这可就太不象话了。

这事是打那天开头的。炎热的五月的一天，瓦斯科夫顺便拐到仓库去看看，一下子他愣住了：雪白雪白的，密密层层紧挤在一起的光着的身子，蓦然映入他的眼帘，吓得他满脸通红。原来以班长奥夏宁娜下士为首的一班女兵，全都赤条条一丝不挂，躺在公用防雨布上晒日光浴。哪怕是出于礼貌尖叫一声也好，可是不，她们把脸死命藏在防雨布里，

就是不吱声，于是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只好磨身悄悄溜走，就跟一个淘气包从别人的菜园子里溜出来一模一样。从那天起，他每逢拐弯就要不停地咳嗽，如同是害了百日咳。

这个奥夏宁娜，他先前就另眼看待：她神态严肃，不苟言笑，至多不过嘴角微微一动而已，眼睛还是那么严肃。奥夏宁娜可真有点古怪，因此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谨慎地通过女房东去打听，尽管他心里明白，这桩委托决不会使她感到愉快的。

一天以后，玛丽娅·尼基福罗芙娜撇着嘴对他说：“她是个寡妇，所以还姓娘家姓，您大可以去耍一番把戏了。”

警备长没说什么，跟娘儿们反正是说不清的。他拿起斧头走到院子里：劈柴的时候最适宜思考；该想的事攒了一大堆，得理一理了。

当然罗，最重要的事还是纪律。是啊，这批战士既不喝酒，又不对妇女献殷勤，这倒不假；可实际上，还是一团糟！

“柳达、维拉、卡坚卡——上岗！卡佳，你是领班员。”

这象在下命令吗？按操典规定，派值班岗哨的口气应当十分严峻。而这纯粹象在开玩笑，应该制止，可结果如何呢？他曾经试着跟领头的基梁诺娃谈谈这个问题，但她老这么回答：

“这我们可是得到批准的，准尉同志。是司令员亲自允许的。”

于是全都哄堂大笑，这群鬼丫头……

“你辛苦哇，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

他扭脸一瞧，原来邻院的波琳卡·叶戈罗娃正盯着这儿瞅呢。当地数她最放荡，上个月一连过了四个命名日。

“你也别太难为自己了，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我们这阵只剩你一个男的啦，就跟留的种一样。”

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她的衣领也不扣，围墙上边那部分肉体袒露着，就象刚出炉的小白面包。

“你现在就得跟牧童一样按户轮流罗。这一礼拜在这一家，下一礼拜到另一家。关于你的事，我们娘儿们已经这么说妥啦。”

“你呀，波琳娜·叶戈罗娃，留点儿脸面吧。你算是军属呢，还是什么骚娘儿们？注意点儿规矩。”

“战争会把这些都销账的，叶弗格拉菲奇。不管是对当兵的还是对当兵的老婆全一样。”

这个人真够要命的！得让她搬走，可有什么法子呢？民政当局在哪儿呢？她又不归他管辖：这个问题，他跟那位大嗓门的少校核计过多少次了。

是啊，要想的问题攒了起码有二立方了。这每一个问题都绝对应当专门研究，绝对要专门研究……

他差不多是个老粗，这总是个大障碍。当然，他会写会念，也会算，可是只有四年级的程度，因为恰好在四年级末，他的父亲被一只大熊压死了。假如这帮丫头知道是熊压死的话，她们一定会大笑一番！可不是吗，不是死在世界大战的毒气室里，不是死在国内战争的刀光剑影之中，也不是死于富农的半截枪下，甚至也不是寿终正寝——而是被一只大熊压死！她们想必只有在动物园才见过这种大熊吧……